

定撫臣查照新例嚴行考成盡數起解以為
三左灤陽二營軍丁額支月餉并臣軍前製
造盈甲器械之需仍乞將東路協守即日推
補赴任與張士顯王威孫祖壽分信簡稽務
使無隙不彌盡人堪用危疆緩急有賴狂謀
遠近無虞而

國家億萬年之金甌善建不拔矣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閏十月初二日具題十一月十九

日兵部覆奉

聖旨這覆奏邊鎮提備及控馭夷虜事宜甚為切
當依議行督府各官簡練兵將相機戰守不得
仍前玩愒致啓戎心其懲治生事夷人嚴定撫
賞限制着一併申飭

直叙平妖鄰案疏

人言指摘突加逃犯始末可核直叙平妖隣案及永屬奉文時日仰候

聖明洞察并

賜罷斥微臣以重危疆事臣于本月初六日接邸報浙江道御史袁化中一本為保津平妖叙功一案而內及臣任永平時為疏內有名傳頭王森之子王三在逃而責臣賣放也臣敢以歷案為

皇上陳之以聽在事諸臣公質而詳核焉臣身冒
東省蓮妖之厄而改途河南踉蹌抵永時天
啟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廣寧旣陷夷禍剝
膚山永兩道相繼病歸人思竄徙家無固志
臣仰奉督撫按臣之約法下與府州諸臣夙
夜于徵發安集間爲固圉計無不見影察形
覩始怖卒以期無負任使維時永道詞訟牽
告有喫齊左道董養蒙田仲華等起詳斬妖
犯有宋太保龍天爵等起爲知府藥濟衆所

結正並無王森及子王三在案地方左道情
形亦寂然無聞闔郡士民可問也至八月十
九日于邸報中見保鎮撫臣有妖黨逐時添
聚我兵五日齊集一疏內稱捕獲妖賊魏子
徵等審供京東石門鎮人大傅頭王森之弟
三子王三深州小呂義村人李自山饒陽縣
人周印及武邑縣大頭目于弘志會同棗強
景州衡水等處傳頭行事等語臣以石門有
二一爲山海道所轄石門路一爲遵化縣所

轄石門驛俱非臣燕建二路所屬也事發之日保鎮撫臣未知曾經咨會順天撫臣與否而前任撫臣亦止行永平府及山海道密查並未行票于臣語詳前撫臣自具疏中可覆也已而按臣倪應眷亦未行票于臣止有一札及臣內云景州妖賊已平其戎首王三係舊傳頭王森之子又云王三就擒黨與實繁須嚴諭各屬設法解散等語其札具在可覆也臣因未奉憲牌事屬疑似止據前語向知

府藥濟衆詢之而知前撫臣先有札及該府已備查始末具報矣臣乃檢查舊卷得問綾傳頭王森李應夏問遣同黨李國用馮士勉一招閱之蓋前撫臣劉曰梧前道臣劉澤深所問結詳允于萬曆四十五年斃獄編癸巳久者也隨問該府王三爲何名曰森有三子長好禮次好義三好賢俱係灤州民好賢曾爲遵化王撫院標下旗鼓官後病革歸農續因永平兵備袁應泰以東事孔亟特呼王好

賢于家取李國用于延慶衛中屬之招募兵
勇而李國用先因私匿王森會金森怒而逐
之仇隙日深以此相許互訟王森斃而遺資
尚厚國用遣而貧窶益甚乘袁兵備兩收招
兵而兩隙復生李國用所在流言稱爲王三
爺以思整其有今實與伊兄好禮好義安然
在家實無再濟又惡情形等語臣以該府久
任地方習知顛末故頗信之乃據邸報書札
似言王三就擒而該府謂其在家夫就擒與

在家情節互異非細行查察何以得其情實
且地方並無左道告發撫按絕無坐名牌捕
何敢無故督兵圍捕致永郡百姓震驚欲竄
之餘復株連滋害激成內變爲

京輔憂也隨于次早二十日管官卯謁面問各
弁王好賢原在前道門下招兵孰知其家道
里遠近有世職千戶孫繼先自稱隣近相識
患病在家臣以並未奉文亦無告發止令其
口呼之并偵其有無在家動靜以爲救寧地

方計次早繼先來報謂好賢因州官差人來
拏懼禍逃去止拘其兄王好禮王好義到官
當堂審問云小的三人自犯父王森問罪死
獄俱在家學好務農關上買豆買草一年運
糞幾多這天來大禍只因三弟好賢上司叫
他招兵與前次仇人復相傾陷倡此流言播
聞遠邇寔是冤枉昨夜小的苦勸到官而雖
佯許至五鼓將妻子等八九人同騎馬逃去
與西人五人同行性命且不知如何下落決

無蹤妖叛逆之事等語臣始一函具申督撫
按各院一函發府及州嚴訊捱捕一函將孫
繼先監候比寃隨奉督臣批發李汝傑首案
一紙再奉前撫臣憲牌嚴緝隨行府及州拘
押至親隣分頭廣捕立限嚴比並非先事奉
牌而停閣逆犯已覺而耽延如化中疏中所
言也倘先是而合于上司及鄰邦撫臣調景
州供審已確尚未得獲行臣嚴捕而臣不行
督兵飛捕臣何以自解倘好賢十九日而梟

卷之三
至永平臣差人喚好賢至簷下質問且使之
歸而治裝次日方差千總孫繼先領家丁四
名拘之以愚人耳目如化中所云臣益何以
自解而案牘時日情實始末固是如此前撫
臣今督臣及舊按臣皆在

朝在事可問也永平及灤州士民萬口可問也
而今按臣叙功疏中具河間府廳楊厲之語
乃舍保鎮撫臣原疏之李自山周印並起之
各大傳頭而摺人前撫臣撲滅妖黨疏及臣

條列嚴左道疏中王好賢父子始末致風聞
者咎臣緩于飛捕則先事而原無一檄及臣
臨事而並無一人見告也臣于未奉牌案之
前止據邸報書札密查餘黨及既奉牌案而
限捕嚴比訖無虛日第不敢株連蔓引玉石
不辨爲蓮妖滋禍之續耳當魚驚鳥散之日
而操苦心以安輯化離當抱頭裹足之時而
力跼脚以支柱危塞甫有寧宇而卽深文以
爲罪臣于化中何怨焉但加臣以賣放加臣

以密票行詐又疑臣以有無私情而指臣爲
邪臣則罪臣者或過臣通籍三十二年矣一
麾瘴海鋒鏑備嘗不少嫉臣者亦不少知臣
者臣寧不自愛而負罪至此以羞生平乎至
謂封疆之重早當罷斥則臣固浙人也臣之
宜罷斥久矣伏乞

聖明檢查保鎮撫臣原疏及今次叙功疏語有無
異同仍

勅下部臣備行督按該臣嚴查去歲八月二十日

以前前撫臣按臣有無行牌着臣嚴緝地方
軍民人等有無告發左道王好賢姓名先一
日有無密票曾拘好賢至于簷下後一日有
無奉牌緩捕則逃犯之情形立見而微臣之
心跡自明矣仍乞

聖明早行斥罷微臣以避賢路以重疆事臣不勝
惶悚待命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天啟二年閏十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據奏事情已明不必引咎邊事方殷岳和聲
着盡心供職以安封疆該部知道欽此

乞罷疏

天恩洵重臣病難勝懇乞

聖明允罷以慎封疆事頃因浙江道御史袁化中
因承屬逋案指斥微臣奉

聖旨巡撫封疆重任不得以一事追求王好賢著
嚴拏務獲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直敘平妖鄰
案及承屬奉文時日恭請

聖明洞察并

賜罷斥奉

聖旨據奏事情已明不必引咎邊事方殷岳

着盡心供職以安封疆該部知道欽此臣旬日

之間兩奉

恩旨睦言邊事一則曰封疆重任一則曰盡心供職以安封疆臣非木石寧不感奮卽盡瘁危邊未足上酌

高厚何敢言去而尤與悔俱力隨心敝臣身實病有不得不去者敢仰控于

君父之前焉臣自去歲身昂山東之妖鋒而單騎

入永馬痛僕瘖旬日受事臣之魂魄已震隨遇霖霖彌月掃蕩田廬禾黍一空蓮妖水災與夷患虜警訛言日至逃竄滿眼臣內輯外攘夙宵戒備臣之皮骨已瘁荷蒙

聖恩移臣撫順力小任重戒心二遼之前車而汲汲于蒐兵厲馬歷險探崕力所得專布在道協之案牘力所不得專具在章疏之叫控晝作宵思搜枯索敝而臣之精采已耗自六月初九日徧歷西協諸口適與白馬關之警相

遇請勘搶殺庄村崑崙中霧歸而痢下浹日
不止猶行役山海部署簡汰分防各兵于各
隘口而予足疲骹飲食頓減臣之臟腑已虧
而臣之心猶不敢不盡也適得海上鎮臣奴
酋賄買捷徑之報關門撫臣奴酋帶領兵馬
過河之報臣隨刻日具疏爲添兵修險除器
儲備計而指斥之言適至臣因俛而自思臣
自北來兩年中所歷歲月幾何內地之反側
邊關之晚艱水災之沴厲天象之昭赫無不
洞心駭目而臣所爲隨分矢效因事號助者
期于瘳私竭公不愛踵頂保

陛下之封疆于萬年無事而臣之罪顧不自愛乃
出于此以臣之生平其見輕于天下者如此
臣卽欲盡心于蒐兵核餉其誰許之臣卽欲
盡心于折東氛而警西購又誰許之臣心實
傷臣病遂深自閏十月初九日具疏自列後
忽頭暈痰壅涕吐迸出飲食不進肌肉日消
延儒醫劉爾科調治服藥數劑尚未痊可力

疾料理喜峰董家潘關三口添兵諸務益覺
狼狽臣非敢因言而引病實恐因病而悞事
謹以患病情實具控

陛下伏乞

聖明察臣心非負

恩病難供職

乞臣所奏放歸田里平擇能者以應重任臣卽長
爲農夫歌咏太平有餘榮矣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天啟三年閏十月十四日具奏奉

聖旨封疆多事豈巡撫官託疾求去之時岳和聲
上著遵旨任事不得再陳該部知道欽此永錫遺

犯指徇徇

以本犯逃後牌無月日請臣別

聖恩深重言封事不封再刺茲暗啖飯羞也

聖恩深重言封事不封再刺茲暗啖飯羞也

臣天禧三年閏十月十四日具奏奉 聖旨即長

麻首 臣天禧三年閏十月十四日具奏奉 聖旨即長

開大辨

憎口風影無端孤踪心跡易辨疏

憎口風影無端孤蹤心跡易辨謹就事直剖

懇乞

聖明勅下該部早賜查覆

立行罷斥以全臣節事項御史表化中以永屬遺

犯指摘微臣已具疏辯析隨因陡病再疏

請罷而化中復以本犯逃後牌無月日諺臣則本

犯逃于八月二十一日督臣牌在二十五日

撫臣牌在二十七日也即前撫臣疏稱先行

永平府并山海道密查二十六日准督臣咨
嚴行永平道府而始及臣臣可不辯也臣不
拈出夫豈忘之乃御史楊建烈繼起誣臣溺
職貪曷殺機毒吻更不得其解矣臣氣甚平
臣語甚厚建烈似未見臣疏預撰以待者臣
固知其所繇來亦復何言名節所關不得不
言而就中最關封疆者白馬關一事也敢先
明其事而一一剖之臣駐遵爲中協而西協
石塘等路爲督臣所駐去臣三百二十里臣
以積廢邊工欲盡三協而詣勘

請修故以六月初九日曷暑西行十四日偕道臣
張樸閱視石塘路未及二十里傳烽甚疾路
將王嘉言來迓臣揮令速赴關口應援臣至
石塘未暮而總兵孫祖壽統領兵丁火器數
百人直走馮家谷當虜鋒殺傷各虜無數但
不能割級耳王嘉言則遇虜于杏樹溝其家
丁并陝兵活擒闌入四虜而懼其逸乃斬級
以報又黎明臣偕道臣單騎直詣雞王谷高

家莊馮家谷諸小莊堡細詢村老親驗殺傷者五人被擄者四十二人內奔回者一十九人維時密鎮副將萬化孚屬該道急調之甫至而事已解臣暮回至石匣虜復報警臣再以令箭檄萬化孚至石佛谷與孫祖壽協力嚴防越宿而散何處登臨飲酒何處以令箭檄何營精銳自衛此當日情實文武將吏所共見者地方既已失事各弁自宜叅問有此四級不能逸罰無此四級未必加科地在督臣衙門百里內自難欺掩臣當卽詣勘各弁罪狀何能欺掩今所叅處王嘉言宇內平者具甄別疏中見在

御前而乃謂授意斬守關以報將爲誰解免者且白馬關自十五年來並無坐門夷人爲薊州道臣行遵化縣所勘報牘具在安所得守門而殺之反爲異時狡虜藉口索賞地乎倘果大虜擁入七十里則胡馬當及密鎮殺擄三千人則橫屍當已彌川滿谷臣請督臣直糾

諸弁之罪論死可耳豈臣一人能爲之掩敗
爲功乎二弁見在勘結固將不辯而自明矣
其他誣臣者一爲招南兵五百則臣赴永于
廣寧陷後人方抱病而去寧敢隻身赴難僅
募材官教師近百人偕來安家行糧已廢產
四千餘金若五百名則費將二萬力何能辦
且以臣訓飭過嚴屢屢告去何從擾害郡城
雞犬也一爲順撫缺出百計鑽營介紹津要
則推臣者爲冢卿張問達而會推諸臣見在

闕下臣未嘗有一字鑽營一人介紹也一爲疏薦
將材高應魁陳謨等則原無二百餘人大都
爲林莽逸材間入足智多謀孝廉文學及冗
散職員或以招徠豪傑或以經營屯練要使
公忠者不以久淹草澤而頓之無用跣跣者
不以不受羈縲而漫有所用固恤綿憂杞之
若懷豈肥家飽橐之心計其薦而來謁僅三
四人皆材武義士臣各捐助以獎藉則有之
有以一楮寸絲入者狗豕將不食臣餘矣一

爲袁麟與吳震元麟以兵部原題叅謀因賀
謙被論已推侯一位以危疆趣不赴而關外
聲息頗惡更難久待請之樞輔以原題叅謀
官給加銜一劄督練車營凡三月就緒至今
屹成一旅隨經兵部填補前缺一介貧士臣
且爲之捐貲給衣冠帶履而飭以廉守一切
兵餉盡經印官給散不入其手安所得五千
金之賄吳震元以灤州知州胡應聘被劾懸
缺者久危邊盜賊生發非強幹有力不辦而
適有稱震元之才待試部中格頗相應與早
得其人爲救寧地方計原無一而也一爲濫
受詞狀四月農忙八月秋成皆禁告餘凡五
月每期狀單在榜棚以三十三州縣不滿十
餘紙大半未結其招已至有下擬贖而臣減
免者受事閱歲並無分毫紙贖申解有報完
者除照例奏銀五百兩抵充密鎮軍餉外近
已行各道積穀各倉各州縣可核也一爲拖
欠錢糧則順天受成于京兆永平比催于郡

守屢奉大司農嚴檄戶垣查叅臣催督以應
功令愧不及格安所得賣妻鬻子草菅人命而
繭絲之乎至于山人墨客則撫臣之體綦嚴
撫臣之務綦冗既無一刻之暇留連詩酒亦
無一牌之給潛住密察所在驛遞可查而臣
之門簿見存標下按日歷月並無一儀一帖
敢以覬遺及臣之門者至于柯仲烱之題授
則在臣謁補九江抵家赴任之後天啟二年
二月中爲臺臣疏薦屯練而授以永平府練
兵通判及臣赴永已統肄

鞏華四越月矣于臣何與而突裁及臣此而可
那移日月以相誣何不可誣且調拏問之陳
政仍庇匿不發則陳政之兵爲前撫臣及督
臣關臣屢調不赴鼓譟屢聞臣嚴檄該道章
任叅處而始就簡汰所省月餉不貲其渤海
潛逃已咨浙江巡撫行原藉嚴提見獲中軍
周弘祖監候旦夕可結正而更以核兵省餉
爲罪端臣益不得其解矣凡事實心幹濟難

平空羅織易地危故授之以嘗險地安亟奪之以予雄臣早知所以自處矣從

國家而起見可百折而不回從名位而起見可一辭而遂退臣一手一口爲痛爲瘡慮不能稍効疆場又欲分手分口以供指摘而給曉辯于

君父之前臣耻不爲也臣言止此矣卽建烈再有言弗復置辯矣臣于撫剿諸具料理閱年各有成績一切行事可矢皎日伏乞

聖明將御史楊建烈叅疏

勅下廷臣一一確查明臣心跡

立賜罷免則風霜病苦之餘沐

雨露生成之澤退有餘榮沒且不朽矣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閏十月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邊鎮事重岳和聲已有屢旨留用據奏事情日明着安心供職不得彼此爭執該部知道欽此

聖駕親郊設防護衛跡

設防護衛事閏十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協理
京營戎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光祚題爲

聖駕親

郊在邇羣工

扈蹕當嚴謹陳八議請

旨申飭一疏欵開一議兵備移駐通州昌平州良
鄉縣近

京要地各有該管兵備道駐扎遠近不一似應



移咨順天巡撫行令三道臣先期一駐清河
一駐長店一駐大王庄合該整搦事宜悉聽
自為料理等因抄錄前來該臣恭照一陽初
動

萬乘親

郊

皇上敬天勤民之舉上格

玄穹下孚庶物臣以守土之臣忻逢

鉅典分宜馳赴近

畿親率文武將吏敬效干楸而邊防戒嚴信守

難離兼以二豎侵尋祈

恩未允對越

天威如在咫尺隨即嚴行署通州兵備道事密雲
道臣葉震生先期移駐大王庄昌平兵備道
臣藥濟衆移駐清河其霸州兵備道事原係
藥濟衆兼攝行據該道轉委涿州知州劉日
珩移駐長店與同州縣營衛等官各整搦兵
馬料理防護諸事宜祇候

禮畢撤回信地謹具奏

片

臣

天啟三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具奏

查叅三縣官衙被盜疏

官衙相繼被劫守令掩飾成風謹分別查叅以懲踈玩以肅法紀事臣屬近

畿一帶地方當連年災祲之餘加以師旅繁興輓輸絡繹不第民窮盜起而營兵逋卒白晝攘禦深爲行旅居民之害臣受事閱年凡嚴行各屬多方巡緝保約互舉獲盜者紀錄獎賞失事者連坐叅究而又時時三令五申不啻頽秃唇敝矣無柰有司營衛奉行不力自

開誨盜之門遂致縣衙學署盜賊橫行疊罹
劫掠之慘有如霸州道屬郡邑也者往例盜
賊生發該州縣與該道卽時申報臣于本年
十月內聞文安保定等四縣被劫俱無一字
報聞且驚且疑一面牌行帶管霸州道事昌
平兵備副使藥濟衆嚴查一面編行訪問至
閏十月二十二日者據該道呈稱蒙臣行查
各縣被劫緣繇隨行據保定縣知縣章明德
申稱本縣署內墻垣因雷雨傾圮未修豈期

九月二十九日被賊于後墻空處鑽穴而入
西側廂房內竊去白綾機花紬二疋黃花絲
紬二疋大紅縐紗一疋藕色花縐紗一疋黃
細絹二疋玳瑁茶杯十二個紫檀茶杯四個
血珀扇墜四枚血珀眼掠四枚牙筋二把牙
梳三副白檀香竹邊扇二十把並無干礙倉
庫獄禁并傷人等情又據文安縣知縣楊夢
龍申稱九月三十日晚有跟更快手楊德才
乘卑職公出私自出外飲酒半醉約二更單

職回縣將門封閉訖楊得才潛從西公廨越
牆進入當被火夫張藥王良撞遇因月晦昏
夜只當賊人扒牆隨鳴鑼喊叫有賊等語火
夫與楊得才混嚷一場至次日值十月初一
日地方鄉兵人等赴縣打卯風聞黑夜趕賊
叫嚷遂誤疑本縣後衙失盜以致訛傳滿地
原無失盜真情緣繇到道本道密訪得保定
縣九月二十九日大盜一夥繇縣署後宅西
牆跳入將章知縣拏住用刀恐嚇衙內絀絹

琥珀銀兩等項盡行捺劫仍架章知縣送出
城外放回又訪得文安縣實于十月初一日
夜大盜一夥繇縣署後衙西牆跳入將家人
打傷衙內喊叫更夫鳴鑼公廨內吏胥人等
齊聲吶喊典史許源上房擲瓦衆賊仍繇西
牆跳出去訖楊知縣查有跟更快手楊得才
不到次早將本快夾打該縣懼其傳播不敢
追拏該本道看得霸屬州縣地方遼濶夙稱
盜藪兼之連歲早潦頻仍饑饉薦臻民窮思

亂久矣所賴司牧者撫綏防禦消患于未萌
各屬率多泄泄從事今春固安縣公衙失事
目今保定文安又相繼被劫矣本道維屢檄
嚴查保定猶以竊盜具報而文安竟以風聞
訛傳摭飾矣二縣平時既乏消弭之術失事
又善掩諱之計良可訝也若前項失事正官
不重加叅處巡捕員役不嚴行究比何以儆
將來而懲怠玩竊恐綠林嘯聚之餘轉爲潢
池弄兵之寇咫尺

都門貽害可勝言哉本道代庖半載有餘昌霸
相距幾二百里遙制爲難未免顧此失彼雖
屢經申飭每生意外之虞溺職之罪安所逃
哉今新推張按察使請假回籍履任無期當
此盜賊充斥之時全賴監司彈壓整飭以資
保障伏乞檄催赴任等因又據該道呈據東
安縣知縣段銓申稱本月初二日因卑縣署
管河廳印務往詣楊村濬淺催督屯糧伺候
漕院按臨卑縣未携家眷赴任衙內止一男

并家僕四人強賊窺知人少且本縣外出于
本日夜三更時分踰墻進入衙內撥開房門
將廂盛單縣俸薪銀八十餘兩打開劫去仍
往別房梭尋家人知覺喊叫執槍奮力追趕
各賊張弓挾矢持刀執棍與家人對敵間把
宅門皂隸龐天庫等齊來截攻賊衆奔潰打
落寬器五件原銀一封比時一賊傷頭血流
灑地一賊蹶足遺鞋一隻該本縣巡捕典史
陳三策查更夫小鬧貨赤脚趣避驗鞋對合

劉麻子鮮血滿頭傷係槍瘡當時驗有的據
各認實爲嚮導同供王四海王應元周麻子
黎明捕獲夥賊王承齋不知名姓張及失記
姓名賊尚未緝獲申詳到道爲照弭盜之令
本道申飭不啻詳矣乃有司玩愒習爲故常
以致盜賊蜂起糾衆橫劫公衙得財格鬪如
蹈無人之境巡捕員役及保甲地方人等所
司何事致令狂逞則該縣平日之疎防可知
已等因到臣該臣訪得東安縣于閏十月初

二日二更時強賊越墻入宅縣官無家眷將家人并子俱捆住縣官網巾被賊採去未捆將楊村解到官銀七百餘兩宅内存銀一千餘兩盡行劫去內有銀四錠八十兩并單帳一包裝包盛貯遺失水溝內將捕官屋毀頭打在瘠上及捕官鳴鍾齊集地方捕賊賊已散去無踪次日四門俱閉拏獲賊犯王四海王應元王應魁劉富金周麻子孟五李四高門子范三馬小泉楊皂隸竇外郎崔外郎等

文安縣于十月初一日失事因接經臨驛使二更進城帶賊進宅強賊拏住縣官劫銀送出南門外保定縣于九月十六日賊裝縣官鄉親進宅捆住縣官用木棍打一頓將被義住縣官宅內首飾銀兩盡行被劫次日仍裝鄉親而去縣官當時傳出被賊打劫不係鄉親差人訪拏並無踪跡臣因各縣開報該道併該道報臣與臣所訪聞者情節互異一面行牌覆查勒限嚴緝一面草疏具奏又據副

使藥濟衆呈閏十月初一日准涿州叅將包
良弼手本會稱十月二十五日夜三更時分
有賊一夥暗藏學內繇窻進劉教官衙內打
劫財物巡軍董鎮稟稱賊衆不知多少黑夜
自內奔出各持木棍鞭石亂打將門子劉鳳
舉等各打重傷本職卽督家丁箭手繞城躡
緝復諭守門官軍不許開門卽令中軍劉繼
武等同吏目王士良沿門揆查俱各逃去又
據涿州申稱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據本州儒

學訓導劉光呈稱擒獲盜賊係三衛巡捕之
責而夜巡防閑尤中軍叅將之任不料槩城
夜巡共一百八十餘名守城舖軍計二百一
十六名俱被巡捕中軍劉承爵袁百戶等一
槩包攬不行充役無事錢糧聽伊扣肥失事
各奸設法推避以致城無防守之軍士夜無
巡邏之柳鈴乃于十月二十五日夜三更被
賊有十餘名各持棍石刀斧自西墻而下將
光打倒在地劈破衣廂劫去白銀一百四十

兩書儀八封共銀十二兩及紬衣銀簪銀杯
銀鐲等件門斗劉鳳舉向前敵鬪被刀劈倒
徧体成傷面目盡壞鼻梁斷截及賊劫去街
巷鋪路俱無一人地方不謹官衙失事呈乞
查究等情到道具呈到臣及查該州學博劉
光被盜迄今已踰一月而知州劉日珩與叅
將包良栻俱未嘗有一字報臣也該臣看得
霸州道屬雖在近

畿馮翊實爲盜賊淵藪禦人之鳴鏑時聞固安

之前車已覆司民社而握兵柄者俱有詰奸
禁暴之責倘果晝夜戒嚴豈容萑苻嘯聚乃
先事旣昧于預防失事惟圖夫掩飾尤而效
之漸豈宜長除捕官衛官徑行責比外其守
令將領相應叅究以示懲創叅照保定縣知
縣章明德文安縣知縣楊夢龍東安縣知縣
段銓慮疎防範一任大盜橫行志在彌縫竟
乏片言申報迨臣嚴查而博訪猶然曲諱而
相容內保定之被劫也據稱署墻傾圯未修

不思縣署倉庫獄囚在焉寧容久圯文安之
被劫也據稱係快手楊得才私潛出入夫快
手既以支更何以私出不覺且聽其踰垣而
入也踈虞招致業俱自供尚可謂能其官乎
東安之被劫也據稱縣官署篆公出卽果其
然而縣衙之關係匪輕出入之防閑宜慎固
不得顧彼而遺此倘倉庫踈失亦將以公出
解免乎况網巾被採是日原無他往而彼劫
官銀纍纍似難槩置不問此三邑被劫之期

一在九月一在十月一在閏十月失事雖有
先後一則以強爲竊一則以實爲虛一則駕
言公出以多爲少踈縱罪均難分同異柳圍
不能自焚花縣奚能游刃相應一併調簡以
贖前愆者也涿州知州劉日珩叨司保障殊
鮮周詳惟督備不嚴于平時致芹宮被劫于
一旦雖營衛同城弭盜非其專責而盜情綦
重報文可聽久稽相應任俸緝賊仍令照例
通報以需後效者也涿州叅將包良棻職專

緝捕性最貪婪盜賊剽掠于禁城官兵安在
兵餉盡充夫私橐穢鄙堪羞禦暴既已無能
殲寇應難奏績合宜革任以儆虛曷者也再
照盜劫官衙向來所不多見者今且至再至
三層見叠出皆緣政寬人玩偕之爲厲及今
不爲消弭漸將滋蔓難圖相應責成該道嚴
督州縣營衛刻期擒拿以清盜源今後凡有
縣署被劫者印官降調捕官革任隱匿失事
踰三日不報者立行叅處所有員缺卽除補
風力甲科以爲危地干城之託勿仍用暮年
鄉貢緩急無藉屢法紀旣嚴隄防必慎而玩
寇殃民之錮弊從此洗滌矣臣患病未可旦
夕謝事似亦不宜求多各屬如催徵比號再
罹嫌怨而邊警日益戒嚴

貢夷猶復愆期三尺稍弛百孔立至一日之肩
未釋一日之患當防不敢以祈

恩速去之身遂潰然約法之外也相應題

請伏乞

聖明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覆

請定奪施行謹題請

旨

天啟二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具題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危疆病體勢難就列疏

危疆病體勢難就列仰懇

天恩早放以明臣節以慎封守事臣因人言乞罷

節蒙

皇上恩綸昭雪

嚴諭臣以封疆之重邊警之殷責臣盡心悉力供
職任事者

天語煌煌臣何敢違續因陡病再疏乞罷復蒙

聖旨封疆多事豈巡撫官託病求去之時岳和聲

養律子集卷之三
着遵旨任事不得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歷事
三朝凡三十二年而受節鉞之寄于

陛下近

畿之重地以視昔之一令一守一部郎一監司
何如榮寵也臣何人斯敢謬以潔身負

恩臣自天啓元年冬謁補九江道出

都抵家又自家抵承載南載北五越月而行役
一萬二千里蓮妖匆遽奴警搶攘臣樂于趨
赴曾無怯避以視今之職思其居無不以爲

燕處超然也臣獨何心敢忍以負氣謝事且
身無疾而託言病是卽于欺也時多事而冀
去官是卽于避也欺與避兩者皆臣子之大
戒臣子而稍識分誼豈敢罪出于此乃臣今
實病固無能以呻吟疾痛之身勉強就列也
臣自閏月十四日力疾具疏後復頭暈目眩
痰喘交發延儒醫劉爾科服藥數劑猶未痊
可至十七日復力疾具疏明臣心跡偶至夜
半而邊氣嚴寒乘虛而入中于肺腑腹患疼

痛復延他醫服藥數劑病勢愈劇醫人相繼
診視以爲非謝事調養勢難平復卽欲具疏
乞休而時當

陛下親

郊長至之慶

青宮誕瑞

萬壽呼嵩善事駢臻普天歡動臣不敢肩

威上控及今再需浹日乃敢披瀝苦情而王楹慘

殺之凶問狼素挾賞之謾語與奴曾假裝西

虜造車製衣雜入喜峯口買賣看路又云俱

造綿甲預備乾糧炒米趁馬騰河凍于十二

月正月西來之報叠至則此時薊地何地薊

撫何撫而可久頓病臣于此也臣未被人言

之前疏

請統兵將領新營錢糧戰車硝磺諸具三屯石匣

二總戎各僅添兵三千而叫呼不應臣旣被

人言之後杜門省過四十餘日分辯乞身三

四上疏已無頑鈍顏面臨蒞文武將吏向險

監設防向官兵訓練而瘵曠何辭及此旬日
間政宜

速擇才望大臣前赴交代刻期料理以爲旦夕防
剿之計稍一需遲待其急而代臣臣卽以七
尺狗官亦何救于

宗社安危之數哉夫臣節不立則坊維何在臣初
之所

請猶謂唾穢自甘決非建功立業之資而身病難
瘳則志氣不副臣今之所

請實恐噬臍無及將惟債轅覆車之戒伏乞

皇上察臣病之非僞

念臣任之非輕卽

允臣

奏早放臣歸

別簡能者用稱任使封疆幸甚臣愚幸甚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天啓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具奏奉

聖旨邊情正急亟和聲練兵設防既有次第已有
旨着安心展布不得杜門悞事該部知道欽此

慶賀疏

慶

賀事伏以

帝祉當陽

皇建吉逢于洪範

聖謨長世

儲禎卜衍于本支圖籙開

永命之祥車書煥朝宗之彩時乘

景爍喜動含生慶覲

元良歡騰 寰宇恭惟

皇帝陛下

德由濬哲

道契欽明

撫乾軸而定坤維 雍熙遐邇

鼓巽風而沛允澤 福履綿延爰當

春秋鼎盛之時並集

富壽多男之慶 眷隆

蒼昊垂象于日珥 星輝培厚黃輿 協符于

雷樞虹渚河清既緣而兆

聖鳳至乃所以鳴和

發祥特在于三年 益泰進三陽之會

彌月適逢乎

萬壽真首寧萬國之凝長至之合朔爲丁四表

文明廣運開歲之得元維甲二辰

正始洪庥

曆數承

堯上知爲

續符子集 卷之三
十二廟之所嘉悅謳歌歸

舜下徧爲億萬載之所顯承邁太詹于宜君叶麟
詩于振族自茲

岐嶷而備三善誕聞游奮之雷抑復

莘繩而

育百男共游重潤之海斯升斯恒以鞏

大寶所覆所載以頌

中興曷罄

嵩呼聿深鰲抃臣不勝瞻仰歡抃之謹具奏

賀以

聞

天啟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奏二十六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三協防剿事宜疏

謹陳薊門三協防剿事宜仰控

聖明勅議施行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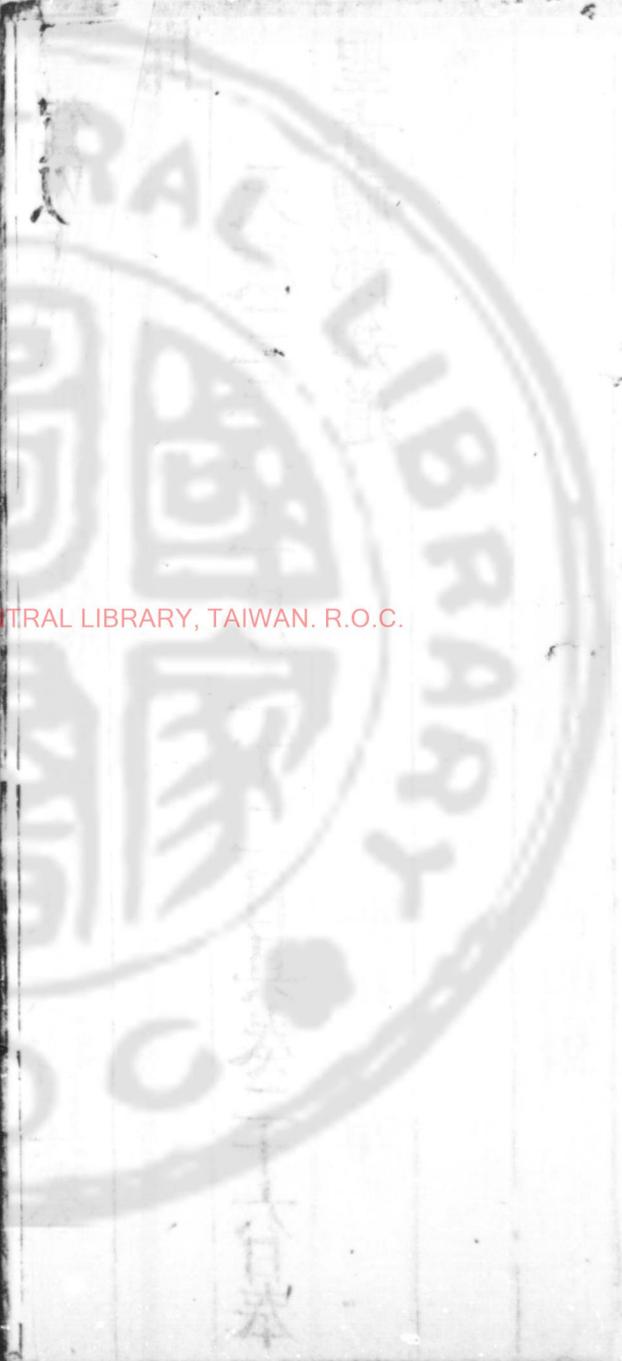
賜速簡才望

允放微臣以保安

宗社事臣受事閱年念遼與薊為唇齒而薊與
陵京為肩背腹心脣已寒齒而肩背腹心無患

國家大命猶之泰維而磐固也故為綢繆牖戶
于修邊之十九衝工者有控而班兵未揆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垣臺堡之倒塌何藉聯絡應援于分守之
陸營者有控而錢糧未措則器仗馬匹之缺
乏何藉請增兵于三屯石匣兩總戎者有控
請統兵將領于蘆峰薊州遵化三營分防各
兵者有控請急需砲黃二十萬武剛車三百
輜有控而一切措置未給則無事而防有事
而剿何藉臣卽殫一手一足之用爲練兵計
除器計置買五兵之需計者稍有頭緒而力
竭于瓶罄心款于杼投仰荷

皇上盡心悉力不得杜門誤事之

明旨凡九下而加嚴而東謀西挾羽書狎至矣臣
誓當終去以副詆訶者之願而臣身一日在

薊則一日

陵京在念一日

陵京在念則一日夷虜在目敢不殫一日之心力
以矢報

陛下已于前月二十八日力疾衝寒麻止閱喜峰董
家潘家洪山諸口逐一料理設世防諸務併飭

東西兩協道將一體戒嚴外所有應行事宜
除調兵通津二鎮爲關臣潘雲翼條議酌量
撫剿二著爲科臣趙時用條議搜剔蠹弊自
鎮標以迄營路爲樞臣趙 條議議在內者
計當刻期信徵發而定

廟筭議在外者計當刻期洗鑪套而振戎索而徵
臣所有已請而未得未請而欲得者謹再條
列于後仰佐

廷議仍乞

聖明速簡才望大臣代臣放臣無致微臣受頑鈍
之誦而

國家不早收安攘之效也臣敢一一陳之一東
夷賄通西虜之說果真勢必繇大凌河大小
虹螺山椒木嶺寬邦紅草溝蔚素爛荅黃崖
諸處直趨義院喜峰口北諸口則三岔河以
西撒撥宜早度彼中一有動靜內地兵馬卽
可預集已該臣選擇材官丁國陽阮翼鳳張
文顯李應運四人各給健馬飛票在大凌河

及于子章屯上下日夜刺探而各口出探亦
須于額設橫豎撥外責令各道協選驍敢心
計材官每口二人各賞以職銜令逐時偵察
使耳目恒通應援無悞刺探偵察果的實有
據防剿合宜當如樞部所議與斬級之功一
體陞賞其各官月廩馬乾亦須優厚以示鼓
舞一二協所撫各虜在三衛則長昂之孫浪
素新爲三十六家總管其餘各口種落雖多
無能大爲患害向因狼素探知廣寧所撫捕

漢諸部額賞稍贏輒效尤要挾然部落散而
虜心不一近已宣諭其親枝煖太等即日進
貢各家自當陸續繼至惟餘狼素聽其去來漸
當酌措在西協則毛乞炭明暗火落赤乞炭
亥一枝阿暈召里賓騷鬧一枝禿喇兔妻猛
古振子母一枝此皆順義王黃酋辛愛之孫
以撫賞久停故明暗火落赤挾其同祖兄弟
之強屢經槍殺三協惟此兩部當使急就條
錠則各虜逼處薊鎮者皆可無東夷買路之

卷之三
九
慮其餘炒花宰賽虎墩兔諸酋事在廣寧界
外非臣所得而議一三協分防除各標各路
額設主客兵外其新兵爲臣所布置者在蘆
峰口三枝總歸張惟德統練者已爲義院界
嶺燕河添防在永平忠武營爲永平道標下
者已爲建昌桃林冷口添防在遵化標下龔
彰統練者已爲善峰口董家口李家谷鐵門
關添防在薊州浙營爲莊志傳統練者已爲
潘家口洪山口鮎魚石添防在提督王威之
三屯營總兵孫祖壽之石匣營則俟通津密
鎮三處各兵

廷議布置逐一照路分信互相應援而其西協
最衝如白馬古北墻子等路再以密鎮車兵
添防焉在路者畫一分守在鎮者首尾相救
庶布置既密緩急無虞惟是所

請張惟德龔彰莊志傳二都司未經題覆合

請早授以便責成一六營原

請錢糧八萬七千零四十金今卽刻期

發帑而盈甲器仗銃砲馬匹之屬猝難製辦湊手
查得三協軍器盡爲援遼所罄臣雖拮据經
年成造分發然地廣而備多未足十之一二
乞將

京庫見造盈甲之精堅者

請發三萬副刀仗之工良者

請發三萬副太僕寺馬

牧者

請發一萬匹以應急需其餘錢糧照數分給鎮道

協路立限造辦庶免有濟一臣于三協各口

在東協躬詣勘者三在西協躬詣勘者一而

中協則及此而二奴酋聲言捷經喜峰而焉

知其意不出于東焉知其意不出于西乃喜

峰各虜畢集自當力爲戒備查得本口墳山

之陽有田家營可橫馳萬騎指而東則董家

諸口指而西則潘關諸口實夷地一大要害

也臣于本月初一日同諸將從喜峰出口颺

兵塞外繇潘關以入閱其地內峻而外坦可

凌以上倘東夷果通西虜直據我墳山則險

爲彼奪矣先是臣據道協所請欲于喜峰關
外建邏城一座棲息貢夷不使闌入已經具
題臣調宜于春初卽撥班兵一枝速興此工以
爲關外教場責令提督王威撥三千人選一
智勇敢戰之將常川守關而特操演其中其
去田家營僅三里而遙東夾一有聲息則逼
田家營而陣多置拒馬鎗再益以鐵騎五千
以截其東犯董口西犯潘口之路而老其師
以坐困彼欲進而無路欲退而大凌河上下
有寧前大兵以綴之計必狼顧勢難豕突一
火器爲攻守要具各口品坑地雷鋼輪諸具
雖一一申飭而額費無措硝磺價踴所在告
匱臣僅製火藥五萬斤凡五百甕火礮三千
五百火箭一萬五千有奇已經分發所餘十
之三四第可爲緩急城守之需再一分發則
立盡矣敢

請工部廠硝二十五萬黃五萬分局造藥并製諸
器以爲攻守之具一大將軍滅虜虎蹲各大

砲實軍中神器臣在鎮所置六合砲俗稱爲
烏龍顯聖車凡四十位實兼大將軍與佛狼
機而擅其長每位大砲一座子砲五位凡二
百位又製滅虜砲二百位其他刀鎗鏹鋼五
千餘件然臣之費詘臣之力殫矣頃一分發
所蓄立盡敢

請工部所製各樣大砲二千位外有紅夷大砲見
貯

京庫乞將六位發臣容臣分置喜峰古北衝口
以爲神威無敵之用一險野用步易野用車
兵家定法臣雖于永平遵化各練車營一旅
近于三屯已改造獨輪車八十輛雙輪車二
十四輛名爲飛虎車已移發提督王威就灤
陽舊車營而團練之而其餘平漫衝口臺垣
傾圮之處得如吳子所云武衝大車多架火
器翼以騎兵較與步馬二兵不啻以一當百
謹

請京廠所貯武剛車二百輛容臣分發衝口以壯

兵勢而固士心寔爲急着二三協將領向來
容補推用未嘗不以得人爲喜而久之人地
不相宜衝緩不相適有從容無事則有餘而
在今日則難勝任以愉快者當逐一酌量嚴
爲澄敘以

請得

請之後一以久任爲主其年勞閱俸或果應遷只
宜加銜不宜速易內有堪大用者卽不次顯
擢以鼓舞之庶武備可以責成邊事日見奏
效以上九款皆目前防剿最急之務西虜就
撫東夷寢謀固無大費

國帑而東西一有不測緩急庶幾有備仰懇
勅下部臣覆議允行一言有當卽臣之所以報
陛下至于微臣去就之分

天高地厚

恩豈敢忘流行坎止義難受辱乞將臣缺速推能
勝安攘之任者指日前來交代受事以爲銷
萌固圉之計此又目前一大窾會微臣所爲

力疾延頸以俟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這條畫防禦諸務着該部卽酌議覆行邊事
緊要岳和聲着遵屢旨盡心料理但以安邊爲
功不得因人言疑阻以致悞事該部知道

兵部覆疏

兵部爲謹陳薊門三協防勦事宜仰控

聖明勅議施行併

賜速簡才望允放微臣以保

宗社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順天巡撫岳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條畫防禦諸務着該部卽酌議覆行邊事
緊要岳和聲着遵屢旨盡心料理但以安邊爲
功不得因人言疑阻以致悞事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薊鎮爲左
輔重地外倚三衛爲藩籬然在昔兩河未潰
則西東之虜未合而薊遼力足以互援今西
虜且思挾東而遼禍幾于震薊曷之仍前單
弱乎則夫遠哨以明耳目撫虜以握頭顱厲
兵馬以壯吾威據關隘以阨其吭而選將士
以布吾爪牙尤綢繆急着毋謂款虜不煩駕
馭者蓋當積弛之後言勦謹可以得防而能
防方可以制款此撫臣所深長慮敢據疏而

折衷之疏稱東夷有意西窺則撒撥宜早良
有見於坐守之夷報不足憑而橫豎之塘撥
未甚遠向來原只防西則偵探亦及西虜而
止今東虜有假道之情形而我猶守畫疆之
故智則迂矣三岔河以西大凌河于子章屯
上下凡爲東虜必經之路自應選擇材官以
領哨探而各路各口並責該道將協選勇敢
之士優以虛銜給以厚廩悉聽該撫酌量日
後偵察得實有裨防勦照斬級則陞功則有

臣部之原題在也惟薊之偵探直達于遠方可稱千里之聽而喜峰之屬夷無擾于中後當益嚴三衛之藩則如狼素之事可鑒也賞額宜明樞輔已再三申飭矣舊額之賞難議新增久停之賞何以陳乞則狼素之挾在衆部明會之挾在貴種者須因而駕馭之要以就今日之條縱不得破

先朝之格例則厲兵秣馬自可潛戢夷情其三協分防事宜臣部先就關臣所奏爲覆行再依

督臣所奏爲分疏乃各兵爲撫臣布置者臣部先已調防各路就各路而分之爲各口則應聽之撫臣矣據派張惟德所統兵駐防義院燕河界嶺永平忠武營兵駐防建昌桃林冷口龔彰所統兵駐防喜峰口董家口李家谷鐵門關莊志傳所統兵駐防潘家口洪山口鮎魚石各照部題而加密焉相應一如所派其通津密鎮等兵臣部分防已悉不更議者惟分營各口則守嚴畫地而首尾之勢常